

疫中遠眺記

冬日，因疫情，被隔離於城市南郊的一處公寓之中。公寓高達二十層，在吾鄉小城，也算是一座高大的建築了。公寓雖簡陋，好在有一處大陽台，可以供餘暇時遠眺。

人生在線
李丹崖

有太久沒有這麼細細打量我們腳下的這方土地了。

有霧，在清晨的天地間密密匝匝地織開，那是最輕的紗，在遠處的林間，在近處的樓宇之間纏繞，沒有風，霧氣優哉游哉，越來越濃。冬日總是多霧，霧為冬增了一重冷意，裹着衣衫，在陽台上看書，讀歸有光的《項脊軒志》，這是多年前高中時期讀到的名篇，竟然忘了，如今讀來，竟然陌生如初晤。很多書，很多人，總是這樣，久久不見、不讀，就陌生了。也有很多人，日日見，不過是走廊半路的點頭之交，沒有緣分深交，也似初晤，走不進內心的那種，凡事亦不必強求。

日色慢慢地從霧氣中透出來，起了些許的風，很快把周遭的霧氣吹散了，書頁在膝頭翻捲，陽光溫柔地照在陽台上，起身看遠處，鄉間小路上，結着一層霜色。早些年在鄉間，最喜看這樣的霜色，亦最喜沿着結霜的小路蹦跳，在連天的衰草之上踏出一個又一個腳印。如今，早已沒有這樣頑皮的心性，看那草，那霜，那鄉間阡陌，討喜、親切，依然如故。

似有小溪流，在林外環繞，借着日光，粼粼泛起波光，如亮銀，在遠處閃耀。真想移步到近處去看一看，想必那水定然是潺潺流動且清可見底。水中說不定會有魚，冬日裏，魚也游得慢一些，水冷，牠們似乎是伸不開拳腳。少年時，曾在家中廢棄的牛槽中養有三尾錦鯉，靈動活潑的三抹紅，穿梭在灰色的牛槽之中，石上水流清澈，錦鯉歡躍悠游，那感覺，至今仍讓我覺得，錦鯉並非在高檔的玻璃魚缸中才好看，在石頭鑿出來的牛槽中似乎更美。只可惜

那年的冬天特別寒冷，有一次忘了把錦鯉取回室內，翌日清晨去看，錦鯉已經結結實實地凍在水晶一樣的牛槽中，那冰，被我鑿開了，錦鯉卻琥珀一樣，定格在記憶中。

冬日裏，雲似乎永遠是稀缺品。即便是有，也便是黃彤彤一團又一團，也並非空氣不佳，冬日的雲就是這個樣子。在中原地區的冬日，鮮有麗日晴空，多是雨雪，或是淺淺的一抹抹雲，有意無意地聚散在天邊，沒有人去在意和發現。舉起手機，拍天邊的雲，倒是好事，對着日色背光來拍，往往有奇景。太久沒有閒情去關心這些雲，甚至太久沒有逸致去關心天空裏發生了什麼。遠方，林子裏有木塔，鴿哨悠遠地響徹，鴿子在林間停歇，覓食，也在木塔中做巢。一般有鴿哨的是人養養的，似乎有種協會叫「信鴿協會」，好像這個時代，已經不太需要信鴿了，但天空中遠遠的一兩聲鴿哨，倒是難得的好聲音，總能把人的視線拉得很遠。

《項脊軒志》中也寫到不少動物，比如：「犬吠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於廳。」吠是鄉村的獨特標誌，雞能進入中廳歇息，想必歸有光也是個隨性的人，也許是酒宴之上，住客皆醉了，索性酣眠，雞吃了客人夾菜的酒菜，似乎也被酒意薰染了。那雞，想必也是不怕人的。

轉眼已是黃昏，在陽台上，遠處的燈火漸漸亮起來，手握書卷，讀完了齒頰生香的句子，遠望這個黃昏層層疊疊的冬日風光，明明滅滅的車燈，路邊那凋零了卻燦然如金的銀杏樹。在疫中，我把這些都記錄下來，想着多年以後，再回頭看到此篇疫中雜錄，如此些碎碎念，可以回首之時多一些可感的心緒。最起碼，我會想起這方陽台，那飛來的霧，吹來的風，散去的雲，像項脊軒之中的雞一樣，棲息半刻心靈，足矣。



市井萬象

高顏值新華書店



近日，福州安泰新華書店經過一年多的重裝升級後正式營業，滿滿的科技感加上高顏值的裝修布局，吸引許多市民前去「打卡」。

中新社

熬夜世界盃



人與事

霍無非

全球矚目的第二十二屆世界盃男子足球賽在卡塔爾拉開了戰幕。以往，看世界盃要經常熬夜的，因為大多由歐美足球強國取得主辦權，與我國出現了較大的時差，譬如下午在西半球的賽場直播，地處東八區的中國已經入夜了，所以，熬夜看球是我對世界盃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好在卡塔爾同屬東半球，距中國不過五個時區的地理位置，本屆比賽至少不會熬夜太深，甚幸甚慰。

熬夜世界盃，我感受最深的莫過於一九九〇年在意大利舉辦的那一屆，我臨時住在一套公司的房內，四周寂靜，看球不至於影響他人休息。意大利是東一區國家，與中國有個七小時的時差，記得每天頭一場比賽的電視直播在北京時間的前夜，第二場直播就到半夜了。那時的我精力充沛，似乎幹啥都不覺得累，熬夜看球不在話下。每當首場比賽結束，我電視機不關，抓緊時間打個盹兒，第二場比賽接着看，直至天色熹微。這還不影響上班，與幾位「好波者」碰面，少不了興高采烈聊幾句觀感。

那屆世界盃亮點頻出，最突出的是「米拉大叔」的進球秀。這位年近不惑的喀麥隆隊前鋒，他每踢進一個球，就跑到角旗邊上扭一陣臀膀，那是一種黑非洲的原始土風舞吧，總之扭得全場觀眾心花怒放，如痴如狂，喀麥隆隊的戰績也超出意料，我甚至為這個隊在爭奪半決賽權的比賽惜敗英格蘭隊而惆悵。還有一個非常具有政治性，當時的聯邦德國隊，由馬特烏斯、布雷默、克林斯曼「三駕馬車」作中堅，全隊踢得穩健扎實，利劍突刺，決賽戰勝南美勁旅阿根廷隊，奪得「大力神盃」，隊長馬特烏斯賽後表示，奪冠是給德國統一的最佳禮物（大意），一個用牆隔開的民族重新能夠融合，這確實是民心所向啊，很有意義。

過了四年，我熬夜觀看球的精神不

如以往了。那一屆世界盃在美國舉辦，每天首場比賽直播看完，第二場則有些瞌睡。兩場比賽間睡得正香，香港電視節目的「講波佬」用粵語喚道：「起身睇波囉」（起來看球），我的眼皮似乎很沉重，倚在沙發上看一會，頭又慢慢搭拉下來，瞌睡蟲總也趕不走，這大概是年齡漸長所至吧。這屆世界盃的花絮似乎也沒有多少亮點，「米拉大叔」依然上場，由於年長了四歲，巔峰期過了，他淪為替補，偶有進球，扭臀慶祝的掌聲也稀了，因為觀眾產生了審美疲勞，且喀麥隆隊表現不如上屆。悲哀的是哥倫比亞隊員埃斯科巴，小組賽不慎踢進自家一個烏龍球，導致輸給東道主，沒能出線，回國不久即被賭球的黑幫殺害，球場暴力猛如虎呀。

從那一屆起，我只熬夜看一場直播，其餘的賽事白天看錄像——儘管已知賽果的錄像與比分未定的直播有着不一樣的滋味。一九九八年法國世界盃期間，我在北京參加業務培訓，忙於上課、複習、考試，看比賽錄像都受限，遑論看直播，卻不耽誤我看熬夜的眾生相。一次在西單的鞋店，店內無其他顧客，兩位中年男店員閒來無事，隔着老式的鞋櫃聊球，這位說，智利隊踢得不賴。那位答，「雙薩」變雙煞了（指智利隊的薩莫拉諾和薩拉斯）。這位又說，這下好，出線了。那位道，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我這才想起，智利隊在小組賽一場沒輸，二比二差點贏意大

利隊，一比一分別平了奧地利和喀麥隆兩隊。另一次在公交車上，鄰座的兩個小情侶一直嘮着世界盃，男的說，昨晚韓國隊可慘了，被荷蘭隊灌了五比零。女的不明就裏問，換成中國隊和荷蘭隊比賽又會怎樣？小伙子嘿嘿一笑，不語。

是啊，舉辦了這些世界盃，沒看到中國男足的身影，感覺缺個啥，不提氣。終於等來了這一天。二〇〇二年，米盧率中國隊的小伙子們踢「快樂足球」，竟然在亞洲區殺出重圍，晉級韓日世界盃決賽圈，由於僅一小時的時差，不必熬夜看直播了。某一場直播中國隊的比賽是下午，我正好在社區醫院輸液，醫護和患者都被吸引了，得空就在電視機前瞅一會，不時傳來中國隊門前出現險情的驚呼和錯失進球良機的惋惜聲，大家看得很投入。雖然中國隊在小組賽中一球不進，一場不贏，畢竟是頭一回參加正賽。那時我想，世界盃何時也能在中國舉辦，那該多好啊！

此後中國男足進軍世界盃又屢屢受阻，我和我的球友心受煎熬，像抱團聚集的蒲公英種子，四散飄落，隨風而去。這位喜歡「桑巴軍團」，那位是「鬥牛士」的擁躉，每逢世界盃，微信上煞是熱鬧，喜悅與遺憾齊飛，勝利併落敗一屏。斗轉星移，距上次中國男足出線已二十年矣，夜晚的世界盃直播還是要看。或許，希望就孕育在盼望中……



二〇二二卡塔爾世界盃盧塞爾體育場外景。香港中通社

絕愛初冬萬瓦霜

四季中，春夏秋如期而至，幾乎都可以用「忽然」二字喻之，唯獨冬不可。因為冬的到訪是一步一步緩緩而來，並且也絕不會搞突然襲擊，總是先打個招呼，而它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悄悄下一層霜。一層薄薄的霜，連同一襲薄涼，告訴人們該添加衣裳了，隨後才是漫天飛舞的雪花。霜，是冬的前奏，雪的預演。



藝苑草

劉世河

小時候在魯北老家，人們習慣將霜叫作「霜雪」，意思是很薄很薄的雪。實則不然，儘管它們模樣長得極像，但其實霜是霜，雪是雪。雪，有顏色，且軟綿綿的；霜，無色而透明，像冰，但比冰要綿軟多了。如果說瑞雪是大地的棉被，那霜則是冰蠶絲的薄被，它集雪的柔軟，露水的晶瑩，以及冰的清潔之美於一體，輕盈而精緻。

除了「打招呼」，霜還有一個絕妙之處頗為神奇，比如素有「百菜之王」之美譽的白菜，雖然時下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唯有經過霜打後的白菜，味道才特別鮮美。「撥雪挑來場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濃。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供。」范成大的這首《秋日田園雜興》就是專門盛讚秋冬初時白菜之美味的。說這個時節的白菜甜如蜜藕，但又比蜜藕更加鮮美。還有柿子、冬瓜、冬棗，就連紅薯也得等到霜打以後，秧子焉了，再從地裏刨出來，味道才更加香甜。

然而，凡事皆有兩面性。同樣是農作物，棉花就截然不同，

一旦遭了霜打，其成色和質地便大打了折扣。還有茄子，有句俗語就是這樣說的：「霜打的茄子——焉了。」

印象中的「霜雪」還有一個畫面，至今記憶猶新。彼時，家裏開着一個小型的豆腐坊，每年農閒時，父親都要用扁擔挑着做好的豆腐去三里外的縣城叫賣。我不知道父親起得到底有多早，但每次我起床後，父親已經賣完豆腐從縣城回來了。有幾回，就看到父親的髮梢、眉毛，以及鬍子上都掛着一層霜雪，風塵僕僕的，像極了電影中的白眉大俠。

後來讀到陸游的《初冬》「平生詩句領流光，絕愛初冬萬瓦霜。」才曉得這「霜」還有一個更美的落腳之處，那就是瓦上。如此詩意的呈現讓我頓時心裏一亮：清晨起來，放眼望去，霜蓋萬瓦，一片晶瑩，何其壯美。但壯美歸壯美，對「萬瓦霜」三字卻總有些費解，我總疑心當年陸游為了押韻才故意將「雪」字換成「霜」的。因為霜不但薄且極易融化，況且記憶裏我也不曾見過「萬瓦霜」，倒是常常看到千瓦雪萬瓦雪的景觀。直到又讀到陸游的「人生忽如瓦上霜，勿恃強健輕年光」之句，才漸漸懂得了「瓦上霜」三字的真正含義。原來放翁之所以用「霜」字，另有其更深之涵義。霜極易消逝，正好比人生當中那些美好易逝的事物。日曬風吹，瓦上霜自然更是難以留得住，而正因為留不住，才愈加珍貴美好。



自由談

朱昌文

就宣告「爆棚」了，朋友最後找到一家廚藝學校尚有周末晚上座位，於是急急訂了一桌，以償心願，滿足口腹之慾。

這家位於油麻地的星廚管理學校，歷史悠久，培育了許多廚藝人才，現時受職於全港多家星級酒店、酒樓和餐廳，當中不乏是大廚和管理層。這一頓蛇宴並沒有令我們失望，菜式相當豐富，包括有兩窩菊花五蛇羹、響螺淮山杞子烏雞燉三蛇、陳皮蒸蟠龍鱗、雙冬生碧羊腩煲、貴妃雞、瑤柱扒西蘭花、石榴炸蝦丸、臘味糯米飯等，用料上乘，烹製功夫到家，色香味俱佳，我們吃得大快朵頤，感到頗為滿意。

顧名思義，廚藝學校當然是以教學為

廚藝學校經營有道

主，經營飲食生意屬於副業，只要法例容許，商人有利可圖，樂於投資經營，不失為一項有利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做法。香港現時有為數不少的廚藝學校，當中包括中華廚藝學院和國際廚藝學院等，這兩家學院除了教學之外，也附設餐廳，經營餐飲生意。商營的廚藝學校採取教學與經營餐飲雙線發展的策略也就更加順理成章了。而兩者兼容，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可以令學員一邊學，一邊可以近距離觀察食客對食物質素的反應，從而改進自己的技藝。

從星廚管理學校提供的課程資料和從職員口中所說，近年報讀各類廚藝課程的學員越來越多。課程類別包括有「中菜出品基礎理論與操作」、「中菜點心基礎理論與操作」、「粵式燒味製作」、「茶餐廳食品製作」以及「入廚基礎訓練班」等。這些課程都獲得持續進修基金津貼學費七成半至八成不等。還有一些獲全額津貼的課程，包括有「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泰越菜式廚務助理基礎證書」、「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以及「茶餐廳廚吧助理基礎證書」等。上述課程大

多數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構第一級」，有助於在飲食行業提高受聘機會，當然也可以作為自行創業的本領。

就以香港職業訓練局轄下的中華廚藝學院為例，過去十多年來，在該學院畢業的學員，幾乎百分百獲得就業，前景理想。政府原意就是藉此為青年學生提供更多升學以外的出路。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大廚人才，近年走紅的名廚黃亞保就是出自這家廚藝學院門下。

日前早上聽香港電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節目訪問黃亞保，他坦承自己是一名越南難民，七歲時隨父母偷渡來香港，在越南難民中心度過了六年時光，一直沒有機會接受正規學校教育，只靠做地盤工人的父親替他補習，未滿十六歲的他已開始做童工。二〇〇二年，他報讀中華廚藝學院多個專業廚藝課程，花了多年時間，修畢由初級至大師級四個課程。隨後受聘到屋苑會所、酒店、酒樓當廚師，由於廚藝精湛，受到好評，加上他參加電視台一個烹飪比賽節目，奪得冠軍，名氣更響。他覺得自己取得成就最大的原因，是五個字：「努力加機遇」。